紅樓夢/第09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九十回　失綿衣貧女耐嗷嘈　送果品小郎驚叵測

卻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，漸漸不支，一日竟至絕粒。從前十幾天內，賈母等輪流看望，他有時還說幾句話，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。心里雖有時昏暈，卻也有時清楚。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，也將紫鵑雪雁盤問過兩次，兩個那里敢說。便是紫鵑欲向侍書打聽消息，又怕越鬧越真，黛玉更死得快了，所以見了侍書，毫不提起。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，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“我沒說”，自然更不敢提起。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，紫鵑料無指望了，守著哭了會子，因出來偷向雪雁道：“你進屋里來好好兒的守著他。我去回老太太，太太和二奶奶去，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。”雪雁答應，紫鵑自去。

這里雪雁正在屋里伴著黛玉，見他昏昏沉沉，小孩子家那里見過這個樣兒，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，心中又痛又怕，恨不得紫鵑一時回來才好。正怕著，只聽窗外腳步走響，雪雁知是紫鵑回來，才放下心了，連忙站起來掀著里間帘子等他。只見外面帘子響處，進來了一個人，卻是侍書。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，見雪雁在那里掀著帘子，便問道：“姑娘怎麼樣？”雪雁點點頭兒叫他進來。侍書跟進來，見紫鵑不在屋里，瞧了瞧黛玉，只剩得殘喘微延，唬的驚疑不止，因問：“紫鵑姐姐呢？”雪雁道：“告訴上屋里去了。”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，又見紫鵑不在面前，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：“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麼王大爺給這里寶二爺說了親，是真話么？”侍書道：“怎麼不真。”雪雁道：“多早晚放定的？”侍書道：“那里就放定了呢。那一天我告訴你時，是我聽見小紅說的。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，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，說那都是門客們借著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，往後好拉攏的意思。別說大太太說不好，就是大太太願意，說那姑娘好，那大太太眼里看的出什麼人來！再者老太太心里早有了人了，就在咱們園子里的。大太太那里摸的著底呢。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，不得不問問罷咧。又聽見二奶奶說，寶玉的事，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，憑誰來說親，橫豎不

中用。”雪雁聽到這里，也忘了神了，因說道：“這是怎麼說，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！”侍書道：“這是從那里說起？”雪雁道：“你還不知道呢。前日都是我和紫鵑姐姐說來著，這一位聽見了，就弄到這步田地了。”侍書道：“你悄悄兒的說罷，看仔細他聽見了。”雪雁道：“人事都不省了，瞧瞧罷，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。”正說著，只見紫鵑掀帘進來說：“這還了得！你們有什麼話，還不出去說，還在這里說。索性逼死他就完了。”侍書道：“我不信有這樣奇事。”紫鵑道：“好姐姐，不是我說，你又該惱了。你懂得什麼呢！懂得也不傳這些舌了。”

這里三個人正說著，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。紫鵑連忙跑到炕沿前站著，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。紫鵑彎著腰，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：“姑娘喝口水罷。”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。雪雁連忙倒了半鐘滾白水，紫鵑接了托著，侍書也走近前來。紫鵑和他搖頭兒，不叫他說話，侍書只得咽住了。站了一回，黛玉又嗽了一聲。紫鵑趁勢問道：“姑娘喝水呀？”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，那頭似有欲抬之意，那里抬得起。紫鵑爬上炕去，爬在黛玉旁邊，端著水試了冷熱，送到唇邊，扶了黛玉的頭，就到碗邊，喝了一口。紫鵑才要拿時，黛玉意思還要喝一口，紫鵑便托著那碗不動。黛玉又喝了一口，搖搖頭兒不喝了，喘了一口氣，仍舊躺下。半日，微微睜眼說道：“剛才說話不是侍書么？”紫鵑答應道：“是。”侍書尚未出去，因連忙過來問候。黛玉睜眼看了，點點頭兒，又歇了一歇，說道：“回去問你姑娘好罷。”侍書見這番光景，只當黛玉嫌煩，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。原來那黛玉雖則病勢沉重，心里卻還明白。起先侍書雪雁說話時，他也模糊聽見了一半句，卻只作不知，也因實無精神答理。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，才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是議而未成的，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，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，又是園中住著的，非自己而誰？因此一想，陰极陽生，心神頓覺清爽許多，所以才喝了兩口水，又要想問侍書的話。恰好賈母，王夫人，李紈，鳳姐聽見紫鵑之言，都赶著來看。黛玉心中疑團已破，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。雖身体軟弱，精神短少，卻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。鳳姐因叫過紫鵑問道：“姑娘也不至這樣，這是怎麼說，你這樣唬人。”紫鵑道：“實在頭里看著不好，才敢去告訴的，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，也就怪了。”賈母笑道：“你也別怪他，他懂得什麼。看見不好就言語，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，小孩子家，不嘴懶腳懶就好。”說了一回，賈母等料著無妨，也就去了。正是：

心病終須心藥治，解鈴還是系鈴人。

不言黛玉病漸減退，且說雪雁紫鵑背地里都念佛。雪雁向紫鵑說道：“虧他好了，只是病的奇怪，好的也奇怪。”紫鵑道：“病的倒不怪，就只好的奇怪。想來寶玉和姑娘必

是姻緣，人家說的‘好事多磨’，又說道‘是姻緣棒打不回’。這樣看起來，人心天意，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。再者，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，把寶玉沒急死了，鬧得家翻宅亂。如今一句話，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。可不說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結下的么。”說著，兩個悄悄的抿著嘴笑了一回。雪雁又道：“幸虧好了。咱們明兒再別說了，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，我親見他在那里結親，我也再不露一句話了。”紫鵑笑道：“這就是了。”不但紫鵑和雪雁在私下里講究，就是眾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，好也好得奇怪，三三兩兩，唧唧噥噥議論著。不多幾時，連鳳姐兒也知道了，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，倒是賈母略猜著了八九。

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，說起黛玉的病來。賈母道：“我正要告訴你們，寶玉和林丫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，我只說小孩子們，怕什麼？以後時常聽得林丫頭忽然病，忽然好，都為有了些知覺了。所以我想他們若盡著擱在一塊兒，畢竟不成体統。你們怎麼說？”王夫人聽了，便呆了一呆，只得答應道：“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。至于寶玉，呆頭呆惱，不避嫌疑是有的，看起外面，卻還都是個小孩兒形象。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，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么。古來說的：‘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。’老太太想，倒是赶著把他們的事辦辦也罷了。”賈母皺了一皺眉，說道：“林丫頭的乖僻，雖也是他的好處，我的心里不把林丫頭配他，也是為這點子。況且林丫頭這樣虛弱，恐不是有壽的。只有寶丫頭最妥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不但老太太這麼想，我們也是這樣。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才好，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，那個沒有心事？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，若知道寶玉定下寶丫頭，那倒不成事了。”賈母道：“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，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，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。況且林丫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。依你們這樣說，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。”鳳姐便吩咐眾丫頭們道：“你們聽見了，寶二爺定親的話，不許混吵嚷。若有多嘴的，隄防著他的皮。”賈母又向鳳姐道：“鳳哥兒，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，也不大管園里的事了。我告訴你，須得經點兒心。不但這個，就象前年那些人喝酒耍錢，都不是事。你還精細些，少不得多分點心兒，嚴緊嚴緊他們才好。況且我看他們也就只還服你。”鳳姐答應了。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，方各自散了。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。一日，剛走進大觀園，到了紫菱洲畔，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里嚷。鳳姐走到跟前，那婆子才瞧見了，早垂手侍立，口里請了安。鳳姐道：“你在這里鬧什麼？”婆子道：“蒙奶奶們派我在這里看守花果，我也沒有差錯，不料邢姑娘的丫頭說我們是賊。”鳳姐道：“為什麼呢？”婆子道：“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著我到這里頑了一回，他不知道，又往邢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，我就叫他回去了。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丫頭說丟了東西了。我問他丟了什麼，他就問起我來了。”鳳姐道：“問了你一聲，也犯不著生氣呀。”婆子道：“這里園子到底

是奶奶家里的，并不是他們家里的。我們都是奶奶派的，賊名兒怎麼敢認呢。”鳳姐照臉啐了一口，厲聲道：“你少在我跟前嘮嘮叨叨的！你在這里照看，姑娘丟了東西，你們就該問哪，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。把老林叫了來，攆出他去。”丫頭們答應了。只見邢岫煙赶忙出來，迎著鳳姐陪笑道：“這使不得，沒有的事，事情早過去了。”鳳姐道：“姑娘，不是這個話。倒不講事情，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。”岫煙見婆子跪在地下告饒，便忙請鳳姐到里邊去坐。鳳姐道：“他們這种人我知道，他除了我，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。”岫煙再三替他討饒，只說自己的丫頭不好。鳳姐道：“我看著邢姑娘的分上，饒你這一次。”婆子才起來，磕了頭，又給岫煙磕了頭，才出去了。

這里二人讓了坐。鳳姐笑問道：“你丟了什麼東西了？”岫煙笑道：“沒有什麼要緊的，是一件紅小襖兒，已經舊了的。我原叫他們找，找不著就罷了。這小丫頭不懂事，問了那婆子一聲，那婆子自然不依了。這都是小丫頭糊涂不懂事，我也罵了幾句，已經過去了，不必再提了。”鳳姐把岫煙內外一瞧，看見雖有些皮綿衣服，已是半新不舊的，未必能暖和。他的被窩多半是薄的。至于房中桌上擺設的東西，就是老太太拿來的，卻一些不動，收拾的乾乾淨淨。鳳姐心上便很愛敬他，說道：“一件衣服原不要緊，這時候冷，又是貼身的，怎麼就不問一聲兒呢。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！”說了一回，鳳姐出來，各處去坐了一坐，就回去了。到了自己房中，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兒，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斗珠兒的小皮襖，一條寶藍盤錦鑲花綿裙，一件佛青銀鼠褂子，包好叫人送去。

那時岫煙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場，雖有鳳姐來壓住，心上終是不安。想起“許多姊妹們在這里，沒有一個下人敢得罪他的，獨自我這里，他們言三語四，剛剛鳳姐來碰見。”想來想去，終是沒意思，又說不出來。正在吞聲飲泣，看見鳳姐那邊的丰兒送衣服過來。岫煙一看，決不肯受。丰兒道：“奶奶吩咐我說，姑娘要嫌是舊衣裳，將來送新的來。”岫煙笑謝道：“承奶奶的好意，只是因我丟了衣服，他就拿來，我斷不敢受。你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奶，承你奶奶的情，我算領了。”倒拿個荷包給了丰兒。那丰兒只得拿了去了。不多時，又見平兒同著丰兒過來，岫煙忙迎著問了好，讓了坐。平兒笑說道：“我們奶奶說，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。”岫煙道：“不是外道，實在不過意。”平兒道：“奶奶說，姑娘要不收這衣裳，不是嫌太舊，就是瞧不起我們奶奶。剛才說了，我要拿回去，奶奶不依我呢。”岫煙紅著臉笑謝道：“這樣說了，叫我不敢不收。”又讓了一回茶。

平兒同丰兒回去，將到鳳姐那邊，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，接著問好。平兒便問道：

“你那里來的？”婆子道：“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太，奶奶，姑娘們的安。我才剛在奶奶前問起姑娘來，說姑娘到園中去了。可是從邢姑娘那里來么？”平兒道：“你怎麼知道？”婆子道：“方才聽見說。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。”平兒笑了一笑說：“你回來坐著罷。”婆子道：“我還有事，改日再過來瞧姑娘罷。”說著走了。平兒回來，回复了鳳姐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，看見婆子回來，述起岫煙的事，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。寶釵道：“都為哥哥不在家，所以叫邢姑娘多吃幾天苦。如今還虧鳳姐姐不錯。咱們底下也得留心，到底是咱們家里人。”說著，只見薛蝌進來說道：“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，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，來一起子，都是些狐群狗党。我看他們那里是不放心，不過將來探探消息兒罷咧。這兩天都被我干出去了。以後吩咐了門上，不許傳進這种人來。”薛姨媽道：“又是蔣玉菡那些人哪？”薛蝌道：“蔣玉菡卻倒沒來，倒是別人。”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，不覺又傷心起來，說道：“我雖有兒，如今就象沒有的了，就是上司准了，也是個廢人。你雖是我侄兒，我看你還比你哥哥明白些，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。你自己從今更要學好。再者，你聘下的媳婦兒，家道不比往時了。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，再沒別的想頭，只盼著女婿能干，他就有日子過了。若邢丫頭也象這個東西，”說著把手往里頭一指，道：“我也不說了。邢丫頭實在是個有廉恥有心計兒的，又守得貧，耐得富。只是等咱們的事情過去了，早些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，也了我一宗心事。”薛蝌道：“琴妹妹還沒有出門子，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。至于這個，可算什麼呢。”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。

薛蝌回到自己房中，吃了晚飯，想起邢岫煙住在賈府園中，終是寄人篱下，況且又窮，日用起居，不想可知。況兼當初一路同來，模樣兒性格兒都知道的。可知天意不均：如夏金桂這种人，偏教他有錢，嬌養得這般潑辣，邢岫煙這种人，偏教他這樣受苦。閻王判命的時候，不知如何判法的。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，寫出來出出胸中的悶氣。又苦自己沒有工夫，只得混寫道：

蛟龍失水似枯魚，兩地情怀感索居。

同在泥涂多受苦，不知何日向清虛。

寫畢看了一回，意欲拿來粘在壁上，又不好意思。自己沉吟道：“不要被人看見笑話。”又念了一遍，道：“管他呢，左右粘上自己看著解悶兒罷。”又看了一回，到底不好，

拿來夾在書里。又想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，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災橫禍，不知何日了局，致使幽閨弱質，弄得這般凄涼寂寞。正在那里想時，只見寶蟾推門進來，拿著一個盒子，笑嘻嘻放在桌上。薛蝌站起來讓坐。寶蟾笑著向薛蝌道：“這是四碟果子，一小壺兒酒，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。”薛蝌陪笑道：“大奶奶費心。但是叫小丫頭們送來就完了，怎麼又勞動姐姐呢。”寶蟾道：“好說。自家人，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。再者我們大爺這件事，實在叫二爺操心，大奶奶久已要親自弄點什麼兒謝二爺，又怕別人多心。二爺是知道的，咱們家里都是言合意不合，送點子東西沒要緊，倒沒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。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兩樣果子，一壺酒，叫我親自悄悄兒的送來。”說著，又笑瞅了薛蝌一眼，道：“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，叫人聽著怪不好意思的。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，伏侍的著大爺就伏侍的著二爺，這有何妨呢。”薛蝌一則秉性忠厚，二則到底年輕，只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，心中想到剛才寶蟾說為薛蟠之事也是情理，因說道：“果子留下罷，這個酒兒，姐姐只管拿回去。我向來的酒上實在很有限，擠住了偶然喝一鐘，平日無事是不能喝的。難道大奶奶和姐姐還不知道么。”寶蟾道：“別的我作得主，獨這一件事，我可不敢應。大奶奶的脾氣兒，二爺是知道的，我拿回去，不說二爺不喝，倒要說我不盡心了。”薛蝌沒法，只得留下。寶蟾方才要走，又到門口往外看看，回過頭來向著薛蝌一笑，又用手指著里面說道：“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乏呢。”薛蝌不知何意，反倒訕訕的起來，因說道：“姐姐替我謝大奶奶罷。天氣寒，看涼著。再者，自己叔嫂，也不必拘這些個禮。”寶蟾也不答言，笑著走了。

薛蝌始而以為金桂為薛蟠之事，或者真是不過意，備此酒果給自己道乏，也是有的。及見了寶蟾這种鬼鬼祟祟不尷不尬的光景，也覺了幾分。卻自己回心一想：“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，那里就有別的講究了呢。或者寶蟾不老成，自己不好意思怎麼樣，卻指著金桂的名兒，也未可知。然而到底是哥哥的屋里人，也不好。”忽又一轉念：“那金桂素性為人毫無閨閣理法，況且有時高興，打扮得妖調非常，自以為美，又焉知不是怀著坏心呢？不然，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了什麼不對的地方兒，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，要把我拉在渾水里，弄一個不清不白的名兒，也未可知。”想到這里，索性倒怕起來。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，忽聽窗外扑哧的笑了一聲，把薛蝌倒唬了一跳。未知是誰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